

## 【一般论文】

# 《红楼梦》中疾病书写的文学功能

On the Literary Function of The Images of Disease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张惠思<sup>1</sup>、谢雨珊<sup>2</sup> (马来亚大学)

Teoh Hooi See、Xie Yu Shan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Email: [teohhooisee@um.edu.my](mailto:teohhooisee@um.edu.my); [s2005798@iswa.um.edu.my](mailto:s2005798@iswa.um.edu.my)

Received :26 OCTOBER 2025; Accepted: 3 DECEMBER 2025; Published: 15 DECEMBER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Xie, Y. S., & Teoh, H. S. (2025). On the Literary Function of The Images of Disease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6(2), 72-84.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6.2.4.202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6.2.4.2025>

## 摘要

疾病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生存经验之一，也是艺术领域，包括文学、绘画、音乐等经常涉及的主题。文学中的疾病主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现实生活中客观疾病的描绘与书写，二是具有象征、隐喻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多重意义，也就是一种文学的审美手段和叙事策略。《红楼梦》中对疾病的描写丰富多彩，疾病话语和疾病叙写精彩绝伦令人叹服，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写作动机和对疾病书写的表达方式都具特点，且与全文的主旨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对《红楼梦》中典型的疾病案例的文学功能进行归类，尝试发掘其中的文学意涵，结合疾病隐喻的创作观念，最后得出结论，曹雪芹的“疾病书写”不仅反映出各个人物的人物性格，形成了贾府走向的衰落的背景氛围，增加整体行文有伏笔铺垫式的艺术美，还带有强烈的文化隐喻的象征意味。

---

<sup>1</sup>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sup>2</sup>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关键词:** 《红楼梦》、疾病书写、隐喻、文学功能

### Abstract

Disease is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is often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art, including literature, painting, music, etc. As a theme in literature, it mainly has two aspects, one the descriptions of physical disease in real life, the other the symbols and metaphors of multipl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lso known as an aesthetic means and narrative strategy in literature. The descriptions of disease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s abundant and diversified, and the discourse and descriptions of disease are compell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ypical cases of disease in this masterpiece, and studies their literary fun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ritical concept of disease poetics.

**Keyword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he images of disease, metaphor, literary function

## 一、前言

苏珊·桑塔格曾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sup>3</sup>在人类的生存经验中，健康与疾病始终相伴而行，而疾病作为一种深刻的人类生存境遇，成为文学书写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

《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一部文学作品，里面有大量的疾病描写，包括男性疾病、女性疾病、小儿病、老人病等，涉及的医药知识共 290 多处，5 万余字，使用医学术语 161 条，描写病例 114 中，中医病案 13 个，方剂 45 个，中药 125 种，西药 3 种，<sup>4</sup>这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也很难简单的理解为一种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再现。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红楼梦》的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病症，还包括人的心理与思想，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情节的推动，赖以生存的环境的优劣，人物集体命运得发展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曹雪芹（1715 年或 1724 年 6 月 4 日—1763 年、1764 年 或 1764 年初春 2 月 12 日）的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其生活经历，都与他的作品联系紧密。《红楼梦》的写作时间是从清代乾隆八年（1743 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 年），约十年。在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文字狱”盛行之时，很多文人害怕被下狱，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多用隐晦之词，表达心中欲抒之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从贵族之家，被抄家发配回原籍，实深谙其中利害关卡，所以在对《红楼梦》进行创作时，就多用“隐语”来书写，在书中第一回，就可见脂砚斋的眉批：“书中之秘法，已不复少。”<sup>5</sup>后面还多次出现了“草蛇灰线”、“隐语”等批注，这么多的医疗场景、疾病、药物在《红楼梦》中出现，有些是为了文学叙事的需要，有些则具备“有助于文章”高度的艺术价值，更有甚者，成为了“真事隐去”的文学结构的一部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提到疾病已经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sup>6</sup>从疾病的隐喻去表达作者的人生经验与艺术经验，也是“疾病书写”在《红楼梦》中重要的文学功能之一。

<sup>3</sup> 【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页 7。

<sup>4</sup> 段振离，《医说红楼·前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页 2。

<sup>5</sup> 清·曹雪芹，《红楼梦 脂砚斋批评本（上）》（长沙：岳麓书社，2015），页 3。

<sup>6</sup> 【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页 33。

## 二、疾病书写的角色塑造功能

《红楼梦》在文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诸多有血有肉有特点又无一雷同的人物形象，而作为核心人物的林黛玉、薛宝钗和贾宝玉，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疾病。他们的病因、病种，以及疾病对他们人生的影响，他们自身对疾病的态度，都是不相同的，这样就塑造了他们不同的身世、性格、思想等。我们从疾病的起源，展现的形式，造成的结果，来分析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三人的形象与人物命运。

林黛玉的疾病源于自身，展现形式是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表现出来，黛玉之美，就是文人推崇的“病美人”之美。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就是以“柔弱”为美，《女诫》云：“阴阳殊性，男女异性。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sup>7</sup>第三回描写黛玉之美：“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戏子胜三分。”<sup>8</sup>这使黛玉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一是病弱之美，疾病造成了她的弱，这种弱表现在是形体上和心灵上，疾病造成了她身体上的瘦弱，似弱柳扶风，惹人怜爱；二是心理方面，常年的身体之病，让她对未接的感受异常敏感，常把外界的变化和自身的命运相联系，引起心理和情感上的波动，如黛玉葬花，葬的落花，伤怜的是自身，这种心灵上的“病态”造就了她敏感的性格，多疑的思想，忧郁的气质，使她显得与众不同，成为了病态美的典范。

疾病成为了林黛玉形象塑造的核心，也成为了她在男权社会生存下去的武器，因为这种病态之美，她让贾宝玉对他的小性子、小脾气无限包容，对她的身体、饮食起居无时无刻的牵挂，让长辈、朋友都对她怜爱有加，也是她成为了大观园内的灵魂人物。曹雪芹塑造的“病美人”林黛玉成为了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个经典，无论从审美的角度，还是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文人对“病美人”的疼惜，似乎已经沉淀为了一种封建社会时期文人集体文化心理。如楚王好细腰，喜欢瘦弱的女子，对于女子缠足后“三寸金莲”的喜爱，患有“心疼之症”的西施，成为四大美人之一，在到林黛玉的“弱不经风”都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病态”情节袒露得淋漓尽致，曹雪芹塑造的“病美人”林黛玉形象，不仅把中国传统文人特殊的感悟与人生理想投射与他笔下对林黛玉疾病的书写之间，更借林黛玉的病的书写，让贾府中的人事、家事、国事都染上了一层凄凉憔悴意象。

<sup>7</sup> 东汉·班昭著，王承略、聂济冬编，《子海精华编·女诫》（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页13。

<sup>8</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页21。

薛宝钗的疾病多源自外界，虽说是胎里带来的热毒，但是发作起来并不觉得怎么样，不过喘嗽些，从描述来看，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的治疗药方却极为复杂繁琐，需“大动干戈”才能制成，且“冷香丸”的药名和药方都显得意味深长。学界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治疗宝钗疾病的药物“冷香丸”是释、道哲学的“精神喻像”，是来压制薛宝钗体内的“热毒”，何为“热毒”？是儒家价值观积垢暗尘的世俗化、乡愿化和功利化，由“热”（躁、火、焚）到“冷”（净、清、宁）往往象征着个体生命由耽溺痴迷走向清净解脱的过程，“冷香丸”的功效就是帮宝钗消解红尘痴迷的热瘴烦恼。<sup>9</sup>作品中描写的薛宝钗是一种美丽、健康的人物形象，但是偏偏有这一种无关痛痒的病，这种病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不如说它是心理上的。脂批做了提示：“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sup>10</sup>“凡心”即为“凡人之心”，“偶炽”——偶然拥有炽热的欲望，在这里，这种病，凡人都会有，只是“孽火攻心”可以理解为薛宝钗的心里可能对某种欲望比较执着。

薛宝钗在出生的时候，可能也拥有少女的热情以及思想行为的自由意识，但是这种对多元自由生活的热情与热爱在封建社会的女性身上并不见得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可能是一种毒瘤与病态，必须将它压制住，压制的过程是繁琐苦涩的，如冷香丸的配方与服用方法。要把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变成大家闺秀处事不惊的淡然，把对思想自由、生活自由的价值观转化为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功名利禄与贤妻良母。薛宝钗的人物形象满足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生理和社会层面的需求，薛宝钗身上的病则是她的“自我”人格形成过程当中“本我”的呐喊，这是父权社会所规定的社会性格，造成女性疾病得重要原因，而“冷香丸”则是儒家传统法则为薛宝钗开出的一剂药方。学者欧丽娟认为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病，都是先天之病，给她们诊病给出疗方的都是一位癞头和尚，但是给林黛玉的疗方是“出世去性”，给薛宝钗的“冷香丸”则是助其“入世化性”。<sup>11</sup>

贾宝玉的病症是源自“情”——他在乎的人，特别是林黛玉。他的思想自幼与别人不同，患的病症也异于常人——“有时似傻如狂”。在第三十二回，贾宝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病因所在，他向林黛玉说到：“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别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的好呢。”<sup>12</sup>贾宝玉的病皆是因性格里的“深情”所致，这种因性格“深情”而引发的病症在贾宝玉的多次病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具体病因、病症及病果可归纳如下：

<sup>9</sup> 马涛，〈热毒·冷药·雪中高士——释、道哲学光照下的“冷香丸”及其文化寓义〉，《红楼梦学刊》，总第一八八辑（2019年第一辑），页158-176。

<sup>10</sup> 清·曹雪芹，脂砚斋，《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页100。

<sup>11</sup> 欧丽娟，〈“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大中国文学报》，第16期（2002年6月），页173-228。

<sup>12</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434。

表一：贾宝玉病症分析与性格因素关联表

回目	病因	病症	病果
第十三回	秦可卿去世	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忍不住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 <sup>13</sup> (急火攻心,血不归经)	不用忙,不相干
第五十五回	紫鹃试玉: 诳宝玉 林黛玉要回苏州	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来,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 <sup>14</sup>	知道黛玉不回家乡,好了
第七十五回	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尤二姐吞金自杀,柳五儿生病	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 <sup>15</sup>	逗他顽笑,转好
第七十九回	怜香菱、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	没精打采,魔魔惊怖,种种不宁,懒进饮食,身体作热。 <sup>16</sup>	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痊愈

贾宝玉的“深情”带有一种魏晋风度——“当为情死”<sup>17</sup>的洒脱与任性,生命在“情”面前尚不足惜,更何况因“情”而病,所以无论与他亲近之人,或是认知之人,甚至是大自然,他都是由衷的怜惜,用情至深,所以一旦遭逢厄运的摧残,宝玉都为之一哭,为之一病,疾病把贾宝玉“多情”公子的人物形象,表达得入木三分。正所谓:“情最难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终不失天性。”<sup>18</sup>深究贾宝玉每一次“痴病”的背后,都带有对人生的“渐悟”与成长,因为每一次“痴”的背后,其实是“情”之所至。贾宝玉实际上是大观园的守护者,他不仅“痴情”大观园的女儿们,也“痴情”于大观园的一花一草,以至于达到了“忘我”之境,做出了很多大家看似“病态”的事,引人发笑议论,但是实际上他的言行举止可以给人更多的反省与思考,这其实是让人启悟的过程。例

<sup>13</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171。

<sup>14</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780。

<sup>15</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964、965。

<sup>16</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1122。

<sup>17</sup> 戴建业,〈01《世说新语》:魏晋风度与名士群像〉,《戴建业精讲世说新语》,哔哩哔哩视频课程,发布于2021年11月29日,视频时间段:10:43 - 19:2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88171412?t=2.8&p=2>。

<sup>18</sup> 明·陈继儒著,成敏译注《小窗幽记·卷一醒》(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18。

如《红楼梦》第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中宝玉的痴状：“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大心事，才这样个形景。外面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sup>19</sup>后天降大雨，生怕龄官被雨淋坏了，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湿透，这痴状，引人发笑，也引人深思。从发现——揣测——观察——理解——共情——思考——忘我，把贾宝玉这位“痴公子”的心理活动，和渐悟的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曹雪芹问：“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贾宝玉答：“千古情人独我痴！”

通过对他们的疾病的刻画，把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合情合理地跃然于纸上，林黛玉的忧郁、体弱、失眠、多思体现了他敏感、才情出众，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她对生活的细腻感受和对不公平的敏感使她容易陷入消极的情绪，她的种种病症强化了她的孤独感和对命运的抗争，使她成为了小说中“病美人”的代表。薛宝钗用于治疗咳喘病的冷香丸，象征着儒家社会对成熟的一个要求——冷静和理智，以及对家族和自己未来的深思熟虑她并不像贾宝玉和林黛玉这般多愁善感，她更多以理智和聪明来应对生活，“冷香丸”是帮助她达到社会高规范的心灵良方。贾宝玉的痴病体现了他内心的善良与共情，他的情感丰富且饱满，他的痴病也表现了封建社会对人情感的压制，他的这种“真性情”在贵族家庭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种疾病深刻的描绘了贾宝玉的内心情感世界和思想成长的历程，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和深刻。总之，林黛玉、薛宝钗和贾宝玉身上的疾病书写在《红楼梦》中有助于深化他们的性格塑造，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思想特点，这展现疾病书写在《红楼梦》中对角色塑造功能。

### 三、疾病书写的情节推动功能

在《红楼梦》中，有的疾病、治病、药用大篇幅描写，如林黛玉之病，贾宝玉治病以及薛宝钗的药——冷香丸，但是有的疾病却是一笔带过，但是因病却大大的推动了情节的进展。

如第二十一回，写道凤姐之女大姐病了，见喜，即痘疹，只用了两百余字，就写明了得了什么病，请医、问药、治疗措施，但是由痘疹双线推动了全书的情节发展。一是明线，写贾琏离了凤姐便要去寻事，把贾琏好色的本性，跃然于纸上——内惧娇妻，外惧娈童，得美人忘情忘性。再说由此引出了第二个情节平儿帮贾琏收拾在外的衣服铺盖，发现一绺青丝，平儿深知贾琏与凤姐的为人、脾气、秉性，于是把头发收起来，上演了一出“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二是暗线，“谁知”

<sup>19</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413。

二字,突出大姐病在大家意料之外,大夫语:“病虽险,却顺,到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sup>20</sup>结合巧姐的谶谣来说:“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sup>21</sup>命运虽险,却顺,到还不妨,“桑虫猪尾”据药理记载,并不能治疗痘诊,预备就是为祭祀或其他用途,这里提到,一是风俗,二是隐喻巧姐日后的农家生活,正与巧姐的图谶荒郊野店,一美人在那里纺绩。所以巧姐之病,在这里有两个功能,一是推动情节的发展,由巧姐之病引出,贾琏与“多姑娘”的情事,平儿救贾琏等情节,二是隐喻了巧姐的命运,让后期巧姐的命运安排,即在意料之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小病大用,让人叹服。巧姐的痘疹突发性强,给情节注入了紧张的氛围,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增加了文本情节的戏剧性和紧张感。

第五十五回,凤姐小月后,逞强料理家中之事,又添了下红之症,凤姐之病不仅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还引出了贾探春、李纨、薛宝钗协理荣国府的一系列事情。首先着笔写出了探春、李纨、宝钗各自的才能性格,处事方式与态度,让这三位人物形象与性格更加饱满。其次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情节,如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去世,探春案例给二十两银子,遭赵姨娘辱骂;探春机敏,发现了贾府里面巧立名目,浪费了银钱,便革除了这份弊端,并且发现院子的生钱之道,为入不敷出的贾府缓解了经济压力;三是宝钗在探春革新院子的政策上,又添了许多妥帖的细节,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人物,给他们小惠,全了大体等情节。由凤姐之病,把凤姐隐在情节之后,把李纨、探春、宝钗推到的明线上,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足见作者谋篇布局之巧。

再如第五十九回,湘云犯了杏斑癣,问宝钗要可治病的蔷薇硝,宝钗的没有了,让莺儿去黛玉处取,这里特地提到了蕊官想黛玉那里的藕官了,遂要求一同前往,通过与藕官的连接,承接上文的情节,第五十八回中藕官烧纸,被干娘夏婆发现制止,遇宝玉袒护,夏婆心中记恨,宝玉问其烧纸原因,藕官让去问芳官,从而引出芳官洗头,干娘何婆让自己的亲生女儿春燕先洗,惹芳官不悦,怒怼何婆,被何婆打,恰巧遇宝玉过来找芳官,宝玉再次偏袒芳官,何婆心中记恨,何婆与夏婆恰又是亲姐妹,这里不仅用藕官一同取药的这一情节,承接了上文藕官烧纸和芳官洗头的两个情节,还为夏婆、何婆的怨恨、不满埋下了暗线,同时还开启了下文的一系列情节,湘云的杏斑癣虽然使小病,但是却引出了文本情节的冲突点和转折点,小小的一个病症,却为以后角色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一个在去黛玉住所拿蔷薇硝的途中,莺儿和蕊官采了花草编了花篮,在拿完蔷薇硝回去的途中,携藕官一起,又边走,边扯花草,编花篮,被他姑娘发现,后何婆也来了,不便将气撒在宝钗的丫头身上,便打自己的女儿春燕出气,春燕寻求袭人庇护,

<sup>20</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 285。

<sup>21</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 78。

何婆被袭人麝月骂，矛盾加深。在第六十回中，提到蕊官这边多了一包蔷薇硝，想送给芳官，托春燕送去，在春燕送给芳官之时，恰巧被贾环看见，贾环讨要，芳官不舍，便拿了一包茉莉粉赠与贾环，贾环将其送给彩云，发现是假的蔷薇硝，赵姨娘不依不饶，于是又惹出一出“赵姨娘大闹怡红院”……每每读自此处，都对曹公的以小见大，和紧密的情节控制能力叹服不已，在这里湘云的杏斑癣不仅有情节推动功能，还为《红楼梦》中的情节埋下了一条暗线，赵姨娘大闹怡红院后，探春出场平乱，这各方利益的撕扯，特别是将探春自身的利益也裹挟其中，让她很为难，最终无事生非的赵姨娘，造谣生事的夏婆等人，恃宠而骄芳官等人都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这样一来，赵姨娘会继续生事，夏婆等人怀恨在心，芳官等人的行为会愈加猖狂，在无疑为贾府以后的乌烟瘴气埋下了伏笔。

疾病书写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运用为情节发展的重要工具，这种手法也被作者巧妙的运用在《红楼梦》之中，作者通过几个小病的书写，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戏剧性，深化了人物性格，引发冲突和揭示了社会现实，有节奏的推动了文本情节的发展，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 四、疾病书写的意象隐喻功能

在《红楼梦》中疾病不仅是我们医学意义上的生理或者心理疾病，而是构成《红楼梦》悲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贾府的兴衰沉浮，描写疾病的方式逐渐超越了个体角色的刻画，进而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作者在疾病的描写中注重突显社会层面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将疾病视作一种富含思考深度的文学元素，以表达更广泛的主题。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到：“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sup>22</sup>里面就揭示出，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命运里所固有的，而不是某种偶然的事故，《红楼梦》中大部分有象征意义的疾病，大都是从胎里带来的，在命运的初始阶段，固有且无法摆脱。疾病在荣宁二府中都随处可见，它贯穿于整部《红楼梦》，弥漫着溃散和衰亡的氛围。《红楼梦》中第一次正面描写疾病造成的死亡，在第十二回和第十三回，贾瑞和秦可卿之死。

贾瑞之病一半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在寒冬腊月天，凤姐对其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加之爷爷贾代儒对他的责罚和从小对他的精神管控，导致了贾瑞病倒，但就外部原因造成的病症而言，并不足以致命，真正要他性命的是思想里根深蒂固的“邪思妄动之症”，使其成为了难以救治的“冤业之症”，最后跛脚道士送来了“风月宝鉴”让其治病，只让他照反面，反面是包括贾瑞在内的人不喜面对的骷髅图案，不让他照正面，他却偏偏经不住诱惑照了，照了里面就是更大的

---

<sup>22</sup>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页 74。

诱惑，他的执念凤姐，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一次又一次的看向正面，直至精尽而亡。贾瑞的死亡是人类对欲望难以控制的结果，欲望又是在人类生命之始自带的本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隐喻，贾瑞之病，病在对欲望的过度放纵，贾瑞，假瑞也，就整个贾府而言，百年的安逸已使得子孙们对自己的欲望言行不加以控制，贾瑞之病，乃贾府之病。这里还出现了一剂重要的药方——风月宝鉴，在“甲戌本”楔子里谈到《红楼梦》一书名字的嬗变时，提到东鲁孔梅溪又给予《风月宝鉴》之名，<sup>23</sup>可见“风月宝鉴”于《红楼梦》而言的重要性，要能说明内容，要能阐述思想，要能引人深思？才有可能作为一本小说的题目，笔者认为这里可取引人深思之妙用。这么重要的风月宝鉴，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就只这一次正面亮相，所以贾瑞之死，不得不引人深思。贾瑞若能节制自己的欲望，遵从医嘱，那么他的病也是能好的，但是他非但不听从医嘱，还放纵自己的欲望，即便是有神仙法器，神仙下凡也难救，贾府也是如此，贵族子弟们荒淫享乐，仗势欺人，早有人，诸如清醒的秦可卿、元春、探春，焦大，甚至已经去世的荣宁二公，都一遍一遍的警示贾府的当权者，贾府命数将近，如果不收敛自己的欲望，继续纵情享乐，贪污弄权，不听警醒之言，也必将走向“死亡”的命运，“风月宝鉴”就是治疗病入膏肓的贾府的药方，只要能恪遵医嘱，多看到烈火烹油、鲜花锦簇背后贾府骷髅一般丑恶的黑暗面，贾府还是有机会将死回生，可惜贾府沉迷于风月宝鉴正面的“诱惑”，最终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动和自身内部原因走向了溃亡。

紧接着第十三回是秦可卿之死，关于秦可卿的死因，各家众说纷纭，探佚也层出不穷，这里仅以《红楼梦》书中对秦可卿的病死文本做文本分析。秦可卿在《红楼梦》中独具匠心的一位人物，也是“金陵十二正钗”画册中最后一位，十二钗中第一位去世的重要人物，且在第五回中化身“兼美”的仙子，引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她应该是作者苦心塑造的一个重要的隐喻。刘心武先生有很多关于秦可卿专门的研究，把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隐喻”，这里笔者另辟蹊径，认为作者既然最终选择了秦可卿的死因是病死，那么这里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隐喻。首先看秦可卿的病症，如贾瑞一样，并非是不治之症，名医张友士明确指出：“这病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药看，若夜里睡的着觉，那时又添二分拿手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sup>24</sup>而且她拥有比贾瑞更好的医疗条件，从第十回的文本可看出，宁府为秦可卿的病可谓是倾尽心力，请能请到的最好的名医，吃最好的药，用最好的态度来照顾她，这已经是病人治病最好的外部条件了，但是她的病症却缠绵、反复，最终在这年冬天就突然去世。在第十一回中，详写了凤姐探病，那是这年九月，凤姐对她多加劝慰，但是秦氏对

<sup>23</sup> 曹雪芹，脂砚斋，《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凡例》，页 1。

<sup>24</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 149。

自己的病症似乎很自知，对王熙凤说到：“任凭是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婶子，我知道这病不过是挨日子。”<sup>25</sup>在这一系列的病程，治疗，言语和死亡时间都让人深思。最后秦可卿去世前给王熙凤的托梦，更是体现了她得预见性，在第十三回中提到，她已经向王熙凤说明了贾府必将衰落得未来，并为其指明了两条退路，还预示了元春封妃的盛况不过是转瞬即逝，希望大家能“各自需寻各自门”，梦惊醒，而秦氏亡，说明秦可卿的疾病与死亡同贾府的衰败与灭亡构成了某种隐喻关系。秦氏之病，可治却走向了病死，这是命，贾府的“病”也是本可以医治又无法医治，最终得走向灭亡，这隐喻了贾府的命运。她的属于十二钗之一，她的优渥的医疗条件和死亡的结局与十二钗的整体命运，构成了某种命运性的隐喻，这是十二钗悲剧的肇始，也是“红楼梦”悲剧的兆示。

这些疾病书写在《红楼梦》中不仅仅使生理上的问题，更是作者借以抒发对社会、人性、命运方面思考和感悟的手段。通过这些隐喻，作者成功的赋予了《红楼梦》文本更深刻的内涵和意义。

## 五. 小结

《红楼梦》中的疾病书写贯穿始终，呈现出丰富的文学与文化意蕴。无论是个体之病、家族之病，还是社会之病，疾病作为贯穿全书的重要母题，不仅为文本营造了独特的叙事氛围，也展现了其青春性、诗意图与精神性之美。在疾病的书写中，青春美丽的身躯、温柔深情的诗意图与高贵卓越的精神共同构成了“弱德之美”的极致呈现，凸显了文本独特的文学魅力。

首先，疾病书写在角色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楼梦》通过对疾病的描写，将角色的生理属性凸显出来，借此将人的存在还原为身体的存在。这种对身体的关注和对本质的回归，不仅深化了角色形象的复杂性，也实现了对“文学即人学”这一核心功能的深入诠释。疾病的隐喻性表达使文本超越了个体叙事，演绎出角色、家族及社会命运的多重维度；其次，疾病书写作为叙事策略，体现了其在情节推动中的功能性。疾病情节不仅推动了故事的展开与深化，也促成了角色关系的演化和发展。这种叙事作用增强了《红楼梦》文本的结构张力，使其具备更深层次的叙事深度与复杂性，从而展现了曹雪芹在文学叙事上的精妙构思；最后，疾病书写还具有强烈的隐喻功能。它不仅隐喻了角色个体命运的嬗变，也

---

<sup>25</sup>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页 154。

象征了贾府家族命运的衰败和社会体制的危机。这一隐喻维度以疾病为媒介，探讨了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以及权力、伦理与社会的内在困境，彰显了曹雪芹对文学与文化的卓越想象力。《红楼梦》中疾病的书写以其叙事、隐喻与审美功能，成为作品的文学魅力和思想深度的重要构成。它不仅展现了曹雪芹在文本创作中的文学才华和文化敏感性，更为我们提供了对角色命运、家族兴衰及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充分体现了《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的多重价值。

## 【征引文献】

### 一、专著

- 明·陈继儒著,成敏译注《小窗幽记·卷一醒》,北京:中华书局,2016。
- 清·曹雪芹,脂砚斋,《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 清·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清·傅山,《傅山全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段振离,《医说红楼·前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 李建民编,廖育群著,《医者意也——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台北:东大图书,2003。
-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陈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汪佩琴,《〈红楼〉医话》,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 二、期刊

- 陈晨,〈论《红楼梦》中的女性身体书写〉,《红楼梦学刊》,2019(6)。
- 晋海学,〈清末小说疾病叙事的形态、特征与结构〉,《复旦学报》,2018(6)。
- 马涛,〈热毒·冷药·雪中高士——释、道哲学光下的冷香丸及其文化寓意〉,《红楼梦学刊》,2019(1)。
- 詹丹,〈相数·人体语言学和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收入《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东华大学,2003。
- 欧丽娟,〈“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6月),页173-228。

### 三、学位论文

- 陈麒如,《〈红楼梦〉情志病书写研究》,汕头大学毕业论文〈硕〉,2018。
- 李丹丹,《身份·性别·叙事——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论文〈博〉,2018。
- 钱宇,《〈红楼梦〉疾病书写研究》,扬州大学毕业论文〈硕〉,2021。
- 刘凡凡,《〈红楼梦〉的疾病隐喻研究》,安庆师范大学毕业论文〈硕〉,2022。